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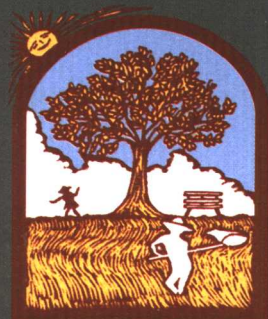
R



看了

王尧
著

把吴钩



東方出版社



W

C



把吴钩

王尧 著

看了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吴钩看了/王尧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5

(文人文丛)

ISBN 7-5060-1043-7

I. 把...

II. 王...

III. 随笔-中国-当代

IV. I267

把吴钩看了

BA WUGOU KANLE

王 尧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6.375

字数:137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60-1043-7/G · 183 定价:11.80 元

策划 方 鸣
F · M

主持 刘丽华
L · L · H

装帧 刘林林
L · L · L

监制 任宗英
R · Z · Y

自序

当我疲倦地走出那幢办公楼时，毫无准备地听到了学校钟楼突然敲响的钟声。作为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学府的标志建筑，钟楼已经不知多长时间徒有虚名，时间在这座钟的锈斑里死去了，我的老师和我和我的学生都曾经期待着她的再生。我现在甚至意识到期待着倾听一种声音其实就是一种旋律。回想起来，在生命历程的许多时刻，我都充满了倾听的欲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都说少年听钟声兴奋自己长大，长大听钟声感伤自己长老。其实，以时间来计生命之短长，在今天已经缺少深刻的哲学意味了。时间苦短之类的感慨犹如忙碌了一天后疲倦地打呵欠。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我他天天都在打呵欠。人有病，天知否？

我想到了“百年回响”“世纪回眸”等等措辞。钟声是对一个世纪的提醒，对一个世纪的召唤。面对这样一个有着自己身影有着自己呼吸的世纪，我常常产生出不知所然的困惑、惶恐与不安、焦虑，言志也好载道也罢，一个人要说清楚自己与历史及自己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又常常想尽可能说清楚。“可能性”对人似乎总是一种诱惑，我以此来解释自己选择文学与学术时的坚定。说不清楚的原因也说不清楚。我们干

扰着世界，世界干扰着我们。眼睛的浑浊是心灵的浮云，熟悉的与陌生的、清晰的与模糊的、喜欢的与讨厌的、被动的与主动的，遮蔽我们眼睛、心灵和身体的东西愈来愈多。人们终于意识到了心灵环保的重要与紧迫。

当我偷闲坐在草坪上，或者在大街上蓦然回首时，我觉得世界的嘈杂和喧闹，我感到了倾听自己心灵的必要。于是我选择了散文，便在这一过程中有了倾听的机会。

在南方的那些古镇小巷徜徉时，我总是想起故乡巷子里风化了的青砖和印在砖块上的我的身影。也许，不管我愿意否，故乡的小巷命定地成了我身上的血管。我曾经说，2500年苏州城不变的轮廓是苏州文人规格相同的稿子；而我自己又未尝不是在某种几乎是预设的范围里放飞梦想的风筝。我并不非常喜欢用“命定”这样的词，但有时又觉得只要站在太阳底下就有影子，人有时看不见影子那是因为天上没有太阳。在我这样不大不小的年纪，用“梦想”也许过于轻飘，说“命定”又过于沉重，在斟酌斟酌中，我猜测自己的生命历程进入了一个过渡状态。

我自己感到不可理解的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生命的一个段落；当我意识到生命便是由若干个过渡段衔接在一起时，我觉得生命的“形状”颇像一张方格稿纸，而生命的书写其实就是灵魂的起承转合。我以前曾经是那样喜欢红线条方格稿纸，后来又以为黄线条的也好，现在常用的是淡绿线条的稿纸，最近忽然觉得还是没有格子的稿纸好。这本集子中的散文，大都写在我说的这些稿纸上，是我生命过渡状态时灵魂的起承转合。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此岸彼岸	1
喝茶去	3
寻找季节	5
把吴钩看了?	9
那是初恋吗	15
炉边的乐趣	19
“儿童作品”	22
吃出“文化”	25
遭遇宠物	28
小丈夫	31
他们当中有我	34
那棵桃树死了	37
门前的徘徊	40
音乐,在哪儿听	43
贺卡,文化	46
采风之殇	49

第二辑 乡村修辞	51
从前的锣鼓	53
草鞋·蒲鞋·毛窝	56
此一时彼一时	59
恶作剧	62
乡俗考(三题)	64
麻雀会敲醒吗	64
能不能开门	67
街草与呵气	69
脸谱(七题)	71
二黄	71
田爷爷	73
武画家	74
“神经病”	78
“漂亮话”	79
阮叔叔	83
外公	86
再出发	90
第三辑 砚边点滴	97
书巢痕	99
淘书的雨天	104
和孔乙己先生聊天	106
丢书记	113
“克隆话语”	116
寂寞的梦想	120
心潮的迁流	123
读书去	125

“浓妆”与“淡抹”	127
别的还有什么要说吗	129
黄昏里的诗性	131
夕阳下的思索	134
生命的激流	137
写在“马尾巴”上	140
漂流在学术之河	142
灯光下的碎片	144
从春初到秋末	144
何时陌上花开	146
月色下的背影	147
散文中的徐志摩	149
浮动的槽歌	151
瓮中杂俎	153
日记中的牛棚	156
“走出”与“突围”	157
心仪的魅力	161
永远的诗	165
追问与倾诉	172
永远的散文	180
智者的山水尘世	183
清唱的魅力	185
在边缘处	189
班主任言	192
跋	194

第一辑 此岸彼岸

喝茶去

喝茶的地方多了。真的多了。这大街小巷，如果没有肆无忌惮的各类汽车、摩托车、助动车之类的，你嗅嗅鼻子，茶香就断断续续飘过来了。空气太污浊，人的眼睛愈来愈模糊。有时看到用自来水管冲洗汽车，竟想，这城里人都得冲一冲。喝茶，就是冲洗。

茶，是一种情绪一种滋味。可涩，可青，可香，当然也少不了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茶客自己品评了。这有点类似于酒。但酒太烈太膨胀；茶呢，柔而内向。我想，喝茶与喝酒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人传统。酒是“浪漫主义”，茶是“古典主义”。酒是释放，茶是内敛。酒是诗，茶是散文。酒是李白，茶是张岱。酒是瀑布，茶是小溪。茶能当酒是雅量，酒能当茶是海量，茶可解酒而酒不可解茶。有壶中日月说，细看，茶壶中是月酒壶中是日。日日月月，酒楼空了茶楼空了。茶凉了，人走了。

人来了，茶热了。独自喝茶是私语，与朋友喝茶是合唱。喝茶可以什么都谈，谈国是甚至谈生意。当然最好什么都不谈。想独自喝茶便是不想说什么话，与朋友喝茶说什么都有些多余了。喝茶是一种语言，是语言中的语言。大凡性情中人，围坐在一起便心领神会。有了茶，还愁什么呢？

现在的人尤其是文化人喜欢怀旧。商业、技术、市场什么

的挤压得人连喝茶的工夫都没有了，喝茶成了退隐成了保护成了文化也成了散文时代中的诗。我喝茶时想，怀旧是什么？是关了自来水龙头去打井水，再用沸了的井水泡茶。人，是心的井，茶壶呢，是心井中打水的桶，喝茶也就是在喝自己。

古色古香的茶楼充满诱惑。坐在古色古香的桌旁，古色古香的小姐递来古色古香的茶谱，捧着古色古香的茶壶仿佛有了古色古香的心。忽然，一天醒悟过来，我们还是上了“商业主义”的当。这不也是一种包装？

这样想来又生疑云：茶壶里倒出来的是茶吗？

寻找季节

人们开始拒绝季节。

季节是什么？季节是冬天穿棉袄夏天穿裙子。穿棉袄是冬天穿裙子是夏天，那是过去的季节；现在的季节已经随你穿什么了。冬天可以不穿棉袄，而你看到别人穿了裙子不要以为就是夏天。这已经是常识。在新的常识指引下，我们的生活正在改写。我们曾经是那样等待冬天的过去，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除了喜爱冬天的雪景外，我不知道他们还喜欢什么。冬天在我女儿她们这些新一代“城市人”的印象里也许只是个用雪堆起来的雪人。她们是在等待下雪而不是在等待冬天。也许有一天她们会发现既然已经没有了冬天还会有下雪天吗？世界变暖了，我女儿她们堆的雪人在她们不愿意看到的目光中成了水。过去说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现在呢，春天似乎从来未离开我们，春天不管冬天何时来去；我们需要春天。我们生活在春天之中。季节呢，季节在室外，那不是我们的季节。我们只要春天或者秋天，我们不要太热的夏天也不要太冷的冬天，人们这样想着这样生活着。可是，没有了夏天和冬天，还有季节吗？

季节正在被我们拒之于门外。季节正在远离我们。季节成为我们过去的记忆。那个酷暑中的下午是我记忆中的最后

一个夏天吗？我和我的同学们，脱光了衣服在庄前的桥上，猛地往河里一跳，这是我们对夏天最强烈的反抗。但我们喜欢夏天。我们是在夏天中与夏天对抗和妥协。我们都知道夏天是生长的季节。我们在等待着秧苗茁壮，等待着秧苗抽穗，等待着金黄的稻谷。只有在炎热的夏天，西瓜才会熟得发甜，那是真正的甜。只有在炎热的夏天，才会有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我们并不害怕它。雷鸣是老天爷的喷嚏，闪电是它行路时的手电，狂风是它的呼吸，暴雨是它憋了一年的喜怒哀乐之后终于哭出来的眼泪，我们就在这样的想像中完成少年时的童话创作。你很难设想，在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之后我们是怎样的欣喜，我们成群结队地到田里去，打开缺口把小沟的水放到河里去，那哗哗的沟水冲击着河面，溅起浪花，在这瀑布般的效果里，那些由于暴雨而躲在深水处的鱼儿开始露出水面换一口气，我们纷纷放下鱼钩。在第二场暴雨要来未来时我们已经背着小鱼筐回去了。春天与秋天有模糊的一面，否则人们怎么会称有种衣服叫春秋衫呢？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秋天更是个过渡的季节，只有在秋天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生命的过渡，只有在秋天我们才会知道冬天的来临是怎样的重要。冬天是万物的休闲日。在冬天的休闲中我们知道了生命的节奏。农谚说：麦一种手一拱。真的是这样，冬天的炊烟也是那样的懒懒散散。人们等待冬天的到来，冬天是一年的结束又是一年的开始。大家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其实又未尝不是在于冬。春天的绿色蕴藏在冬天，春天日日见长的麦苗正是在冬雪的保护下修养生息。冬天是晒太阳的季节。夏天的太阳热情，秋日的太阳多变，春天的太阳醉人，冬日的太阳温和，在温和的阳光下晒着太阳说着闲话，还有比这更快活的事吗？在冬天我们自然等待着下雪，不下雪的冬天不是真正的冬天。人们只注意到秋天的

美丽，只注意到秋天的收获，其实收获了秋天也把苍白留给冬天，落叶了的秋天也把垃圾留给了冬天。这怎么办？人们等待着下雪。雪会覆盖苍白掩饰住萧条，雪会覆盖垃圾强调清洁。我们当然不希望无边的冬天。我们欢迎春天就像欢送春天一样。但春天不能挤掉夏天。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四季如春的美好愿望不仅是对自然的伤害，也是对人类生命本性的摧残。怎样才能四季如春呢？那只有生活在温室里，生活在保鲜膜中。我们的住宅已经成为温室，我们的办公楼也已经成为温室，更不必说饭店旅馆商场和其他高级娱乐场所。在这里，说到空调、说到各种取暖器什么的几乎是多余的。人已经成为温室里的鲜花，于是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地美丽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地脆弱过。我们开始愈来愈害怕夏天，愈来愈害怕冬天，在冬天我们需要暖在夏天我们需要凉。当我们在选择凉与暖中认真地保护自己时，显示出的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同时暴露的是现代人生命底蕴的薄弱。我们曾经经历夏与冬的考验，或者虽然能够却想方设法躲开夏与冬的考验，因此怀疑人们在冰窟窿中的冬泳，会不会成为人类生命力的最后的象征？温室效应带来的不仅是人由生物的变化还带来了人的心理的变化。在一个学会保护自己的当下，人的脆弱还是少了？

我留恋故乡浅水沟里的那些夏日的荷花。我曾经坐在沟边眼睁睁地看荷花的开放，人在这个时候才会感到时间之流的存在。到了夏天走在街上，你不得不承认夏天是女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几乎是裙子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夏日的荷花。秋天是不是属于男人呢，这还难说。但不管怎样，秋天几乎是男人穿西装的最好时节。但女人常常努力把夏天延

续到秋天，她们还是那样兴致勃勃地穿着裙子，当然是不同于夏天的裙子。可是当初冬已经来临时，她们又想有着夏天的秋天延续到冬天，她们还不想换下裙子，但她们也开始犹豫了，所以在裙子外面还要加件风衣，到了有暖气的房间再把风衣脱了。我又想到夏日的荷花，在这个时候早就应该谢了。即使你把作为艺术的荷花缸搬到室内来，那谢了的荷花还能够开放吗？夏天就是夏天，冬天就是冬天。即使在衣着上，人们已经把时序搞乱了。愈来愈明显的暖冬，正像许多女性所期待的那样，开始把秋天留给冬天，开始把冬天让给春天。季节模糊了。人的衣着差不多淡化了季节特征。

季节正在从餐桌上消失。我们都坐在没有季节的餐桌旁。以前听人说，会吃而且把吃看得很重的人，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某月某日吃什么，某月某日又吃什么，生怕错过了季节吃不到要吃的东西。现在这样的小本本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只要有钱只要舍得，你想买什么东西吃都可以做到。科学已经能够克隆出羊。无土栽培技术也早已不是什么尖端技术了。时鲜这个词将逐渐地从我们的词典中消失。我们在餐桌上把季节吃到肚子里去了。饮食的变化又将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为什么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成是一个哲学问题呢？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哲学家，但还有人与自然的问题。

我们已经到了应该记住季节的时候。

我们或者还有我们的后人会记住有春夏秋冬四季吗？